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 · 王文成全书

(三)
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朱子晚年定论·····	员
答黄直卿书·····	源
答吕子约·····	缘
答何叔京·····	远
答潘叔昌·····	苑
答潘叔度·····	愿
与吕子约·····	怨
与周叔谨·····	圆
答陆象山·····	圆
答符复仲·····	圆
答吕子约·····	圆
与吴茂实·····	源
答张敬夫·····	缘
答吕伯恭·····	苑
答羹文卿·····	愿
答周纯仁·····	怨
答吕子约·····	圆
答林择之·····	圆
又·····	圆
答梁文叔·····	圆
答潘叔恭·····	圆
答林充之·····	缘

答何叔景	園
又	園
又	園
答林择之	猿
答杨子直	猿
与田侍郎子真	猿
答陈才卿	猿
与刘子澄	猿
与林择之	猿
答吕子约	猿
答吴德夫	猿
答或人	猿
答刘子澄	源
王文成全书卷四	源
文录摇书一(始正德己巳至庚辰)	源
与辰中诸生(己巳)	源
答徐成之(辛未)	源
答黄宗贤应原忠(辛未)	源
答汪石潭内翰(辛未)	缘
寄诸用明(辛未)	缘
答王虎谷(辛未)	缘
与黄宗贤(辛未)	缘
二(壬申)	远
三(癸酉)	远
四(癸酉)	远
五(癸酉)	远

六(丙子)	遯
七(戊寅)	遁
与王纯甫(壬申)	遁
二(癸酉)	遁
三(甲戌)	遁
四(甲戌)	遁
寄希渊(壬申)	遁
二(壬申)	遁
三(癸酉)	遁
四(己卯)	遁
与戴子良(癸酉)	遁
与胡伯忠(癸酉)	遁
与黄诚甫(癸酉)	遁
二(丁丑)	遁
答天宇书(甲戌)	遁
二(甲戌)	遁
寄李道夫(乙亥)	遁
与陆元静(丙子)	遁
二(戊寅)	遁
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(丁丑)	遁
与杨仕德薛尚诚(丁丑)	遁
寄闻人邦英邦正(戊寅)	遁
二(戊寅)	遁
三(庚辰)	遁
与薛尚谦(戊寅)	遁
二	遁

三	员缘
寄诸弟(戊寅)	员苑
与安之(己卯)	员园
答甘泉(己卯)	员园
二(庚辰)	员缘
答方叔贤(己卯)	员远
与陈国英(庚辰)	员愿
与唐虞佐(庚辰)	员怨
王文成全书卷五	员员
文录摇书二(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)	员员
与邹谦之(辛巳)	员员
二(乙酉)	员圆
与夏敦夫(辛巳)	员猿
与朱守忠(辛巳)	员缘
与席元山(辛巳)	员苑
答甘泉(辛巳)	员怨
答伦彦式(辛巳)	员员
与唐虞佐侍御(辛巳)	员源
答方叔贤(辛巳)	员苑
二(癸未)	员怨

朱子晚年定论

阳明子序曰：洙泗之传，至孟氏而息。千五百余年，濂溪、明道始复追寻其绪。自后辨析日详，然亦日就支离决裂，旋复湮晦。吾尝深求其故，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。守仁早岁业举，溺志词章之习；既乃稍知从事正学，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茶，茫无可入，因求诸老释，欣然有会于心，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。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，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，依违往返，且信且疑。

其后谪官龙场，居夷处困，动心忍性之余，恍若有悟；体念探求，再更寒暑，证诸五经四子，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。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，而世之儒者妄开窳径，蹈荆棘，堕坑堑，究其为说，反出二氏之下，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！此岂二氏之罪哉？间尝以语同志，而闻者竞相非议，目以为立异好奇。虽每痛反深抑，务自搜剔斑瑕，而愈益精明，的确洞然，无复可疑；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，恒疚于心。窃疑朱子之贤，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？

及官留都，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，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，痛悔极艾，至以为自诋诋人之罪不可胜赎。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，乃其中年未定之说，自咎以为旧本之误，思改正而未及。而其诸语类之属，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，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。而世之学者，局于见闻，不过持循讲习于此，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，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？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？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，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，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，而不复知求其

晚岁既悟之论，竟相啾啾，以乱正学，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。辄采录而裒集之，私以示夫同志，庶几无疑于吾说，而圣学之明可冀矣。

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，后学余姚王守仁序。

【译文】

阳明先生作序道：孔子的学说，流传到孟子就消亡了。一千五百多年以后，周濂溪（敦颐）、程明道（颢）才开始重新追寻它的脉络。此后对儒学的研究日益精细，也日益趋向支离破碎，不久又湮灭了。我曾深入探究其原因，大体上都是由于世上儒生多说空话而扰乱了它。我年轻时曾经从事科举事业，沉溺于诗词文章的练习；而后才稍微知道点应该去从事正经学问，但又苦于各派学说的纷扰和死板，茫然不知如何入手，于是便到道家和佛家中去寻找答案，欣喜地发现有许多合意的地方，以为圣人的学问就在这其中。但又和孔子的教导有所出入，并且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发现它们有缺漏和困惑，结果有时遵从，有时背弃，半信半疑。

后来贬官到龙场，在这困难的蛮荒之地，在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和煎熬之余，恍然若有所悟；经过数年的体会探讨，又用四书五经进行论证后，灵感充沛得竟像决堤的江河奔流到海一样。然后不禁感慨圣人之道其实平坦得如同大路，而世间的儒者却乱开邪路，陷入荆棘，掉落沟坑，看他们的观点反落佛道两家之下，难怪世上的高明的人士会厌弃儒学而投身于佛道门下！这难道是这两家的过错吗？此间我曾和同道说过这些，但听者却竞相批评我，认为我是在故意标新立异。每当我想彻底反省深入克制自己，务必寻找挖出弊病的时候，却发现对此反而更加精确明白，确凿明朗，无可置

疑；只是因和朱子（熹）的学说有所矛盾，所以心里总觉得不安。心想凭着朱子的天才，怎会对此还有认识不够之处呢？

等到在南京任职的时候，又拿来朱子的著作翻检研究，这才发现在其晚年他实际已彻底明白自己旧说的错误，痛苦悔恨至极，甚至认为自己自欺欺人的过错不胜挽回。世间流传的集注或者问答之类著作，都是他中年尚未成熟的观点，他都把这些当作旧本的错误，只是想改正而没来得及。而他语类之类著作，又是他的弟子凭着好胜之心而掺入个人意见形成的，和朱子平常的观点原本就有大相径庭之处。世间的学习者，受见闻的局限，不过遵循讲习的是这些旧观点，对彻悟以后的观点却完全闻所未闻，这又怎能怪我说话别人不相信，而朱子的思想无法向后世自我表白呢？我既自己庆幸观点和朱子不相矛盾，又高兴朱子在我之前就领悟到我现在的观点，并且感叹世间的学者只知死抱朱子中年没用的未成熟观点，而不知道再寻求他晚年彻悟以后的学说，争论不休，扰乱正经学问，自己不知道已经滑入了异端邪说。我于是把有关朱子晚年思想的材料采辑编纂出来，私下里给同道观看，也许会使我的学说不被怀疑，又使圣人学问大白于天下有了希望。

正德十年乙亥（1515年）冬季十一月初一，后学余姚王守仁作序。

答黄直卿书

为学直是先要立本，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，令其宽心玩味。未可便令考校同异，研究纤密，恐其意思促迫，难得长进。将来见得大意，略举一二节目，渐次理会，盖未晚也。此是向来定本之误，今幸见得，却烦勇革，不可苟避讥笑，却误人也。

【译文】

做学问最首要的只是应该确立根本，至于文章的字面意思却可暂且只对他说说主旨的大略，让他自由地去体会。不可一开始就叫他去考察校正各家观点的同异，对此研究得太过精微，恐怕对主旨领悟得反而仓促，难有进步。将来应该首先让他知道学问的基本意思，只大体讲解一两节的内容，然后再让他去慢慢体会消化，这不算迟缓啊。这是人们以前确立根本时常犯的错误，你今天幸而认识到了，却嫌麻烦而没有勇气改正，千万不要为暂时躲避别人的讥笑而误人子弟呀。

答吕子约

日用工夫，比复何如？文字虽不可废，然涵养本原，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，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倾刻间断的事。若于此处见得分明，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。

熏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，虽与彼中证候不同，然忘己逐物、食外虚内之失，则一而已。程子说：“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。己立后，自能了得天下万物。”

今自家一个身心，不知安顿去处；而谈王说伯，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究，不亦误乎？相去远，不得面论；书问终说不尽，临风叹息而已！

【译文】

你平时所用功夫，比以前怎么样了呢？文字虽然不能废除，但涵养内心到底是根本，考察天理和人欲的区别，这是平时动静之中不能有片刻间断的事。你如果对这点认识得清楚，自然就不至于流入世俗中的功利权术中去了。

我也是在最近才切实认识到以前支离破碎的毛病，虽然和上述毛病表现不同，但忘却自心、追逐外物、重外轻内的错误，却一个模样。程子说：“不能让天下万物干扰了自己。自身确立后，自然能够了解清楚天下万物。”

现在对自己的这个身心，不知道怎么去给安排个居所；反而去谈论王霸权术，把经邦治国的事业另外视为雕虫小技去商讨研究，不就错了吗？我们离得远，不能面谈；书信问答又终究说不透彻，只好对风叹气罢了！

答何叔京

前此僭易拜稟博观之敝，诚不自揆；乃蒙见是，何幸如此！然观来谕，似有未能遽舍之意，何邪？此理甚明，何疑之有？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，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。

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发外，如鸢飞鱼跃，明道以为与“必有事焉，勿正”之意同者，乃今晓然无疑日用之间。观此流行之体，初无有间断处，有下工夫处；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，盖不可胜赎也！此与守书册、泥言语全无交涉，幸于日用间察之！知此则知仁矣。

【译文】

前日我过分冒昧地提出你读书太滥的毛病，确实很是自不量力；现在得到你的同意，真是幸运无比！但看你的来信，似乎还有不能立即割舍的意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道理这么明白，又有什么疑问？如果天道可以通过广泛阅读获得，那世间懂得天道的人可就多了。

我近来遇事才有了点醒悟之处，就像鸢飞鱼跃一样生动活泼，程明道（颢）所认为的和“必有事焉，勿正”的意思相同的东西，现在在平时已经完全通晓没有疑问了。看这流动不息的本体，从一开始就没有间断，这才有了可用功的地方；至此我才知道以前自欺欺人的错误，实在不胜挽回！这和固守书本、拘泥字词全无关系，一定要到平时生活中去体察。知道了这个道理，也就知道了仁。

答潘叔昌

示喻：“天上无不识字的神仙。”此论甚中一偏之弊，然亦恐只学得识字，却不曾学得上天，即不如且学上天耳！上得天了，却旋学上天人，亦不妨也。

中年以后，气血精神能有几何？不是记故事时节。熏以目昏，不敢着力读书。闲中静坐，收敛身心，颇觉得力；间起看书，聊复遮眼，遇有会心处，时一喟然耳！

【译文】

你的来信中说：“天上没有不识字的神仙。”这句话犯有严重的片面错误，照此说来恐怕只能学会识字，却没有学会上天，这样还不如就去学上天呢！上了天以后，再去马上学习天上的人，也不妨事。

人到中年以后，气血精神还能有多少呢？已不再是记忆各种事情的时候了。我因为眼花，不敢用力读书了。闲暇时静静打坐，收敛心志，很觉有效；偶而也起来看书，算是遮遮眼，遇到合意的地方，常常是一声长叹！

答潘叔度

熏衰病，今岁幸不至剧；但精力益衰，目力全短，看文字不得。冥目静坐，却得收拾放心，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，颇恨盲废之不早也。看书鲜识之喻诚然！然严霜大冻之中，岂无些小风和日暖意思？要是多者胜耳！

【译文】

我身体有病，今年幸好还不太重；但精力更加衰弱了，视力全废，看书也看不了。然而闭目静坐，却能收敛住放纵的内心，觉出以前在心外做的事太多，很是悔恨自己没有早一点眼瞎。你所讲的通过看书不会收获太多的话太对了！就像严霜大冻的日子里，怎会没有一点风和日丽的时候呢？关键是占比例大的取得胜利！

与吕子约

孟子言学问之道，惟在求其放心；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。今一向耽着文字，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，更不知有己，便是个无知觉、不识痛痒之人。虽读得书，亦何益于吾事邪？

【译文】

孟子谈论做学问的办法，认为只在于求得这个放纵的内心；而程子也说内心要在胸腔里。现在如果谁一直沉溺于文字之上，让内心都投入到书本中，全然不知道还有自己，那他就是个没有知觉、不知痛痒的人。即使读再多的书，又对我们的事业有什么好处呢？

与周叔谨

应之，甚恨未得相见！其为学，规模次第如何？近来吕陆门人互相排斥，此由各徇所见之偏，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，甚觉不满人意！应之盖尝学于两家，未知其于此看得果如何？因话扣之，因书谕及为幸也。

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；反身以求，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！因此减去文字功夫，觉得闲中气象甚适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、求放心两章，着实体察收拾为要。其余文字，且大概讽诵涵养，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。

【译文】

应之这个人，很遗憾没有能见到他！他做学问，规模、结构是怎样的呢？近来吕祖谦、陆九渊的弟子互相排挤、攻击，这是由于他们都是固守各自的偏见，而不能怀着以天下为公的心思来观察天下的道理之故，很令人不感满意！应之曾在两家都学习过，不知道他对此看法到底如何？还是从他的言论中揣摩，从他的著作中弄清为好。

我近来也感觉以前说话有很多矛盾之处；反省探求，正是因为自己用功不够真切之故！所以就减去了一些文字上的功夫，觉得闲暇中的感觉很是舒适。我常劝学习者都去看《孟子》中的道性本善、求得放纵的内心这两章，扎扎实实地去体察、收敛才是关键。其余的文字方面的东西，就大概地读读学学算了，不必大段地去用力考察索求。

答陆象山

熏衰病日侵，去年灾患亦不少。比来病躯方似略可支吾，然精神耗减，日甚一日，恐终非能久于世者。所幸近来日用功夫，颇觉有力，无复向来支离之病。甚恨未得从容面论，未知异时相见，尚复有异同否耳？

【译文】

我的疾病越来越重，去年遇到的灾祸也不少。近来病体才似乎稍微可以支撑，但精神的衰退却日甚一日，恐怕到底不能久在人世了。所幸的是近来日常用功，很觉有收获，不再有以前自相矛盾的弊病。真遗憾我们不能当面细细地交谈，不知他日相见，还会再有什么异同来探讨吗？

答符复仲

闻向道之意甚勤。向所喻义利之间诚有难择者，但意所疑以为近利者，即便舍去可也；向后见得亲切，却看旧事，又有见未尽、舍未尽者，不解有过当也。见陆丈回书，其言明当，且就此持守，自见功效，不须多疑多问，却转迷惑也。

【译文】

听说你追求天理的心意很是殷勤。以前曾说在义和利之间的确很难选择，所以就只要心里怀疑接近利的，即舍掉算了；以后认识得深刻了，回头再看旧时的所做所为，又发现有认识不彻底、舍掉不彻底的地方，不理解的东西之多也有些过分。看到陆丈的回信，感到他的话很是明白恰当，如果就此坚持，自会见到效果，不用过多怀疑询问，否则反会转入迷惑了。